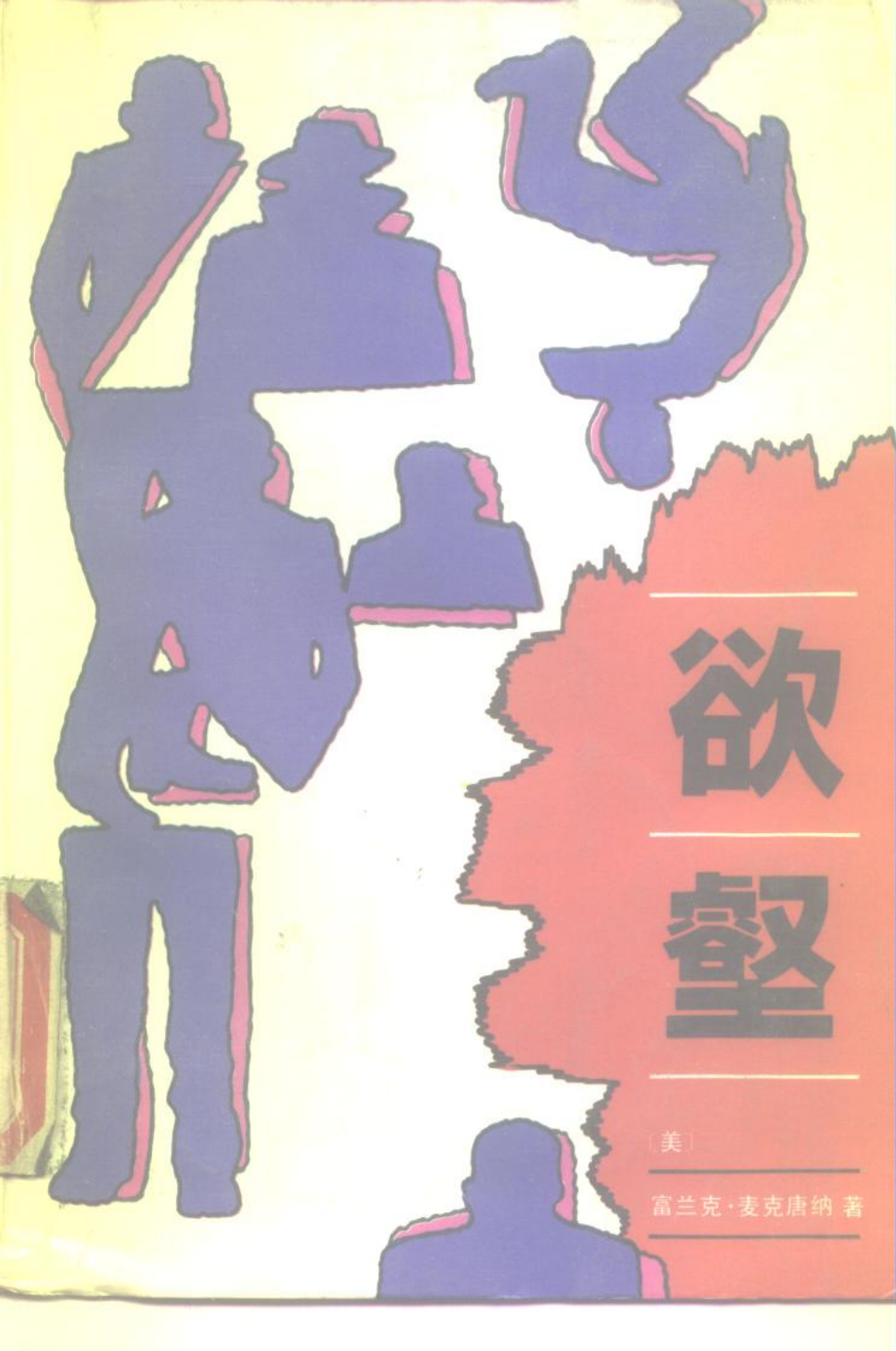




欲望

[美]

富兰克·麦克唐纳 著

欲 壑

〈美〉富兰克·麦克唐纳

及锋 劲草 邢爱国 译
柳荫 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

欲 望

(美) 富兰克·麦克唐纳
及 锋 劲草 邢爱国 译
柳荫 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大兴县沙窝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 12.5印张 266(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 5.40元

ISBN 7-5043-0643-6/I·70

勿陈财宝于人世，蠹锈涌而蚀之，盗贼趋而窃之。

陈财宝于天庭，无蠹锈涌而蚀之，盗贼趋而窃之。

固其欲从其财宝之侧也。

《马太福音》6章19节21段

第一章

1979年

1

距梵蒂冈不远一条铺有鹅卵石路面的窄巷内，坐落着一栋17世纪修建的罗马式宅邸。汉斯·韦勒主教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一尊令人莫测高深的佛像。韦勒主教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额头上看不到一点皱纹。他臂肘支在精美的威尼斯雕花梨木椅扶手上，紧握的拳头支撑着他浑圆的双层下巴。他把头全部压在手背上，两片薄薄的嘴唇高高噘起，一副不耐烦的轻蔑神态。开始发白的蓝眼睛在低垂的眼皮下，非常自信地盯着摆在桌上的西伯利亚玉制棋盘。

看上去他镇定自若，然而为了等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消息，他脑中的血脉却在焦虑不安中剧烈地搏动着。他瞥了一眼桌旁镀金的大理石座钟，5点钟，时间还早。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这种不宁的心境中仍能应付自如地出每一步棋。

坐在桌子对面的对手，梵蒂冈考古圣会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元老院成员、奥地利主教阿罗伊斯·舒内德这时深知，此战已在劫难逃，一只劲手已经扼住了这位魁梧老人的

咽喉。

开局时主教防守很严密，看上去滴水不漏，但到了中盘，韦勒一步妙棋打乱了主教采用的车开局退守的瓦泽尔交换战术，一举攻克了他的防线。舒内德负隅顽抗，一直走到第24步棋。接着他又犯了一个错误，置王后于绝境之中。韦勒看到了胜利曙光。

对手此时流下的汗水恐怕该以盎司计量了。韦勒靠在椅背上，肥胖的双手放在圆扶手末端。现在是5点1刻，1小时内就可以得到伦敦、巴黎的报告。纽约的消息恐怕要晚一些到，也许要到明晨3点左右。

王后终于像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天真无邪的少女暴露出来了。韦勒从扶手上慢慢抬起右手，伸向棋盘，用如同龙虾钳子般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拿起他的车，直奔上前吃掉了王后，然后又缓缓地收回手放在扶手上。

主教仰身靠到椅背上，面露苦笑，点点头表示认输。

“下得漂亮，阁下。”

“一个好对手，阁下，胜过赢1000盘棋，”他从右边拿起一只水晶酒瓶。“再来点开胃酒怎么样？”

“太好了。”

韦勒探过身，小心地给舒内德主教斟了一杯卡帕诺——一种暗红色的苦艾酒。“想必你也认为下棋有一种绝妙的透明度，一种对弈者必然遵循的道德纯洁性吧？”

“完全正确，阁下。对局中没有是非，只有欺诈、战略和战术。要有未雨绸缪，知己知彼的头脑。”

“就像战争，阁下。”

“是的，”主教点点头。“和下棋一样，战争也有一种

道德纯洁性。”

“也包括希特勒的战争？”

“当然。战前我作为梵蒂冈的代表在柏林住过几年。我始终认为日耳曼理想赋予政治和经济以很深的含义。当然，我作为奥地利人，对德国人的感情非常复杂。”

韦勒敦厚地笑笑。“可以理解，”他一边说着一边微微转动酒杯，让苦艾酒在杯口来回转动。“客观地说，当然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德国人，多年来我越来越相信我亦有同感。几乎任何人都与希特勒的某些思想有吻合之处。他有缺点，但绝不是疯子。当西方走向没落，基督教徒陷于贱民包围之中时，人们自然会把希特勒视为伟大真理，特别是在犹太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共产党这个问题上。”

主教点点头。“就说今天的意大利吧。看看眼前这一切。社会渣滓几乎充斥各个角落，这些病菌携带者正在毒化我们的文明和文化。”

“我也为此感到不安，”韦勒叹了口气，手指摩擦着杯口。“不过又能怎么办呢？感谢上帝，幸亏还有教会。”

他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韦勒给舒内德主教斟了第二杯苦艾酒，并把自己的杯子倒满。“谈点高兴的吧，”他说。

“佛德山开凿工程进展不错。”

“我很高兴，”舒内德主教饶有兴味地说。“我们一直焦急地期待着最后成功。”

“总的来说这还是一次考古工作，”韦勒说。“所以我们一直谨慎行事……”

“我知道，阁下。”

“但绝不仅仅是清理碎砖烂瓦。”

“那当然。”

“可是，”韦勒的口气中露出点不满情绪。“已经3年了，用的时间太长。”

“你知道，阁下，教会素来行动缓慢，它本来就建立在一块若隐若现的岩石上嘛……不过它毕竟还是行动了。”

“的确像岩石一样。”

韦勒呷了一口苦艾酒，眼睛盯着炉火。“你一定抽时间去看看，这座地下墓穴有一种中世纪的情趣。”

“实际比中世纪古老得多。韦勒大人。”

“那当然。”

“我们原考虑在走廊里装几盏灯，不过游客是不会同意的，他们宁肯用火把照明。”

韦勒不满地说：“这不能怪他们。你也知道，我们很快就能挖通了，我想用不了几天佛德山墓穴就可以再度开放了。”

“多少年了？30年？什么时候倒塌的？我已经记不得了。”

韦勒像是探询天庭似地仰面望着木制天花板。“倒塌？我想是在1944年6月，阁下。”

2

一架法航波音747飞机冲破笼罩在巴黎上空的夜幕，轰鸣着向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降落。头等舱内坐着一位衣着整洁，相貌英武的男子，年龄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棕色羊皮夹克，他伏在窗口俯瞰着地面闪烁的万家灯火。座位上方舱

位灯射出的耀眼光亮以及他那灰蓝色眸子里的兴奋目光，稍稍冲淡了滞留在宽阔的额头、挺直的鼻梁、线条分明的下颌间的晦气。这双平时很少外露、审视一切的眼睛，在重返故里的喜悦之情中流露出一种富于深情而又含蓄的神情。

地面城市的轮廓已绰约可辨，亚历克斯·德拉克仰靠在座位上，用双手梳理着乌黑卷曲的头发。同每次回来一样，他脑海里不由浮现出巴黎、养父约克·科沃以及和这家科西嘉人一同度过的童年生活。

那时亚历克斯年仅4岁，经常在毕加尔一栋小楼阳台上 and 科沃玩耍。每当他看到约克把一枚法朗硬币忽而变出，忽而变没时，都要高兴地大喊大叫。在8月闷热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这天，约克的夫人路易萨妈妈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新长裙，坐在阳台上，手里摆弄着一束鲜花，注视着第一个美国人出现。

约克穿上他那套最好的深色礼服，禁不住地高声歌唱。尽管唱得不成曲调，但他那洪亮的嗓音仍把这支科西嘉民族颂歌送往大街小巷。

“曾几何时，上帝也是凡人，

“拿破仑！拿破仑！”

履带的轧轧声吞没了歌声，一只由坦克和卡车组成的护卫车队扑向毕加尔宫。来的是德国人。

突然大街上传来爆炸声，枪弹从房顶、窗口雨点般地泄向大街上的车队。一只燃烧的瓶子旋转着划过天空，噗地一声落进装甲车队一辆顶盖敞开的坦克里。刹那间，那辆坦克里窜出一团黄色的火焰。

驶进大街深处的另一辆坦克立刻原地调头，朝附近的一

座大楼开火，一颗88毫米的炮弹射进大楼正面，顿时，水泥碎片和碎玻璃飞向空中。

就在这时，阳台正下方一辆敞篷卡车失去了控制，冲过路崖，轰地撞在大楼上。只听有人用德语高声喊：“出来，快，快出来！”几个士兵刚从卡车里爬出来便中弹倒下了，像一只只锡桶似地横陈路旁。一个德国人从卡车尾部跳下来，蹲在卡车边，没命地寻找掩蔽物，接着穿过炸毁的前门冲进大楼。

对亚历克斯来说，以后的事就像一场恶梦。约克一把将他从阳台上拉进屋里。这时，楼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几乎就在同时，房门敲响了。路易萨躲在角落里，用颤抖的双手紧紧抱着他，嘴里不住地喃喃祈祷。约克手握一只匕首刚刚冲到门口，一声恐怖的巨响，门被砸开了。一个高大的德国人穿着锃亮的皮靴闯了进来。比他还高大的约克站在门后，用强有力的胳膊顺势抱住德国人的脖子，只见一道寒光，德国士兵的脖子上出现了一条淡淡的、血红色的、宛若笑口的刀痕。

约克站在倒在地板上的德国人头前，牙缝中迸出了一个法语词“正义”。

这刹那间发生的一切始终铭刻在亚历克斯心里。他永远不会忘记约克对那具尸体迸出的那个词——正义！此时此刻，这个约克当年用坚忍、仇恨的长调呼喊出来的词再次激起他的心潮。

亚历克斯放松地靠在舒适的座椅上，系上安全带，等待盘旋的飞机降落，脑子里还在憧憬着这次重返巴黎将迎来的美好时光。

他工作的基地可以说是纽约，但他的故乡却是巴黎，尽管他已多年不在那里生活。他所倾慕的巴黎是毕加尔那条拉皮条客、妓女、小偷经常出没的蒙特马特里窄巷。他作为科沃家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他后来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度过了20个年头。

亚历克斯·德拉克 15 岁起开始了在纽约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并且厕身于所谓文明奥秘的艺术世界。实际上他是一名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学者，一名具有特殊癖好的学者——专事调查、寻找失盗的艺术品。他把这个工作戏称为“猎赃”。

在大学获得艺术史学位后，他曾试着教过一段时间书。但是，站在一群以自我为核心，风华正茂的学生面前讲课，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自从他当上该系最年轻的教授后，学生们很快就热衷于同他来往。年轻的男学生佩服他们是因为他们听到过不少关于他在夜色中破案的传奇故事。一位教授肯花大量时间缉查遗失或失盗的伦勃朗^[注]作品，自然会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女学生们则认为他很有魅力。亚历克斯对学生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崇拜自然洋洋得意，但他对教学却兴味索然。所以，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他的安全事业上。

作为艺术保护的行家里手，他很快便看透了艺术世界最深层的世态，他深深体会到，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个世界要比毕加尔更残酷，更腐败。然而艺术界的老手们反过来认为，曾哺育过他的那个拘泥礼仪、封闭的社会才是最野蛮、残忍。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最美好的那部分永远属于科

[注] 伦勃朗 (1606—1669)：荷兰著名的画家。——译注

西嘉。

他喜欢他的工作。他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笔报酬，同时也为了这个职业本身具有的冒险性。他凭着自己出类拔萃的业务能力得到高额佣金。金钱给他带来极大快乐，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解决艺术品被盜案的各种技术问题中得到极大满足。他不喜欢四平八稳的生活，因为冒险探奇也是科西嘉人的秉性。

飞机平稳着陆了，随着引擎反点火，滑行速度慢了下来。亚历克斯长舒一口气，解开安全带，伸手拉出总带在身边的皮包。这只皮包很小，可以塞进前面座位下。

亚历克斯下了飞机，朝戴高乐国际机场走去。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橡胶传送带送他下到卫星厅，接着他乘自动电梯来到底层。

他走出滑动玻璃门，冒着1月凛冽寒风站在集散大楼外。寒风袭来，他匆忙穿上伯伯利防水布制大衣。这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3个牧师正在交头接耳说着什么，其中留着青灰色平头的人是和他同机从纽约来的。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左耳挂着一只银耳针的牧师很特别。

亚历克斯在路边站了不一会儿，一辆流线形鲜红色雪铁龙轿车嘎地一声停在他面前。车门推开了，一位黄褐色头发、棕色大眼睛女郎坐在驾驶席上调皮地朝他笑着说：“欢迎到巴黎来。”

来者是约克的侄女艾拉·明塔。弯曲的双眉、脸型以及丰满的胸脯，处处呈现出椭圆线条。在一个19岁姑娘身上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成熟。他含笑道：“这里的变化不小啊。”

“你的阅历可太浅了。”

“这是我的不幸。”他笑道。然后把皮包扔到后座，跨进前门，吻了吻她。

“这次来能多住几天吧。”她说，熟练地挂上一档，加大油门。

“约克怎么样？”

“和所有新娘的父亲一样，”明塔答道。“忙得不亦乐乎。”

亚历克斯咧开嘴笑了。“可以想象。”雪铁龙驶上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右行车道。“赶得上参加招待会吗？”

“不用急，罗伊西至巴黎定时选拔赛开始了。20分钟就可以赶到。”

“但愿我们到那儿时还活着。”亚历克斯说着，不安地打量了一下明塔。

她瞧着他眨了眨眼。然后减速拐了一个弯，随即又加大了油门。

紧接着，一辆银灰色西德拜尔公司的汽车也飞快地从拐弯处驶来，保持着一定距离跟在红色雪铁龙后面。3个牧师默不作声地坐在车里，后排座上的一个人麻利地装好一只装有望远瞄准镜的英格拉姆M—11型轻冲锋枪。这只枪长9.75英寸，重3.5磅。牧师在M—11型轻冲锋枪装上西奥尼科斯消声器。这种英格拉姆自动冲锋枪每秒可无声连续发射15发子弹。射击时只可以听到扳击扣动和子弹亚音速飞行的呼啸声。用这种武器干这种事再理想不过了，便于隐蔽，性能好，无声。

雨停了，但令人窒息的浓雾仍像一块灰色裹尸布笼罩着伦敦上空。看上去有些衰老的休·詹纳喘着粗气，匆忙地穿过交通高峰时间拥挤的人流，躲闪着伦敦西区凸凹不平的人行道上星罗棋布的雨伞和积水，心里不住诅骂着侵肌刺骨的潮气。他渴望立刻远离所有这一切，远离这阴冷的潮气以及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墨守陈规的工作，在部里百无聊赖打发日子以及虚度光阴。唯一可以使他感到自慰的是，再过几个月，确切地说再过5个月，他就要获得自由，实现他多年来的夙愿——退休。他打算退休后搬到西班牙南部他的一座沐浴在阳光下的别墅去。到那时，他有充裕的时间躺在平台上，啜着雪利酒，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碧波蓝天。

遐想使他感到深深的快慰。休·詹纳把军用风雨衣领翻起扣紧，双手插进衣袋，像顶着强风似地躬着背朝前走去。

作为白厅各类事务中职位最低的行政官员，33年来，詹纳一直从事有关英国犯罪案例的简报及报告工作。

他同往常一样，下午5点半把办公桌收拾干净，离开内政部，朝方舟酒馆——伦敦一家不知该归哪一类的小酒馆——走去。他每天回皮卡迪利大街奥尔巴尼单身公寓之前都要到这里喝几杯。

詹纳来到小酒馆，走进楼下的酒吧，同几位围在壁炉旁的老主顾寒暄了几句，并呆板地冲他们点点头，随后沿着破旧的楼梯上到二层。楼上一张巨大的桃花心木柜台前挤满了

人。他挤过人群，朝几位老相识招了招手，走到房间尽头，在他常坐的椅子上落座，要了一杯粉红色杜松子酒，从碗里抓了几粒油炸花生米丢进嘴里。这时，他脑子里又浮现出索尔海岸明媚的阳光，闲静的生活。当他想到春夏之际潮水般涌来的西班牙南部英俊少年时，内心顿时感到一阵如同饮下一杯杜松子酒般的温馨。

一杯酒很快喝完了，詹纳觉得还可以再要一杯。他从柜台内弥漫着烟雾的镜子中观察着站在他周围的那些男人。他发现这些人不是典型的瘾君子，便是经纪人和银行家，其中还有几位见习律师和高级律师。他们多已年过半百，而且只热衷于同道貌岸然、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同行们交谈。詹纳以局外人的心境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无聊的说笑。这里和睦、亲善的气氛尽管使他觉得自己年轻不少，但他还是摆脱不了深深的孤独感。他找不到能和他交谈的人。

詹纳又把注意力转到房间另一端。他突然发现一张陌生面孔。这个人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穿着一条欧洲大陆式紧身裤和一件饰有线条的意大利夹克，淡蓝色衬衫里很考究地塞着一条洋红色印花丝巾。商人这身打扮显得太时髦了，也许是演员、服装设计师，或是舞蹈家，詹纳揣测着。他常常自诩可以根据衣着判断出一个人的职业。他过去曾训练过这种本事，或者说他自以为这样训练过。

那年轻人在镜子前用手理了理整齐的淡黄色头发，发现詹纳正瞪着蓝眼打量他。四道目光相遇时，年轻人朝他友好地点点头。他们窘迫但很谨慎地彼此笑笑。詹纳马上看出了这一亲密表示背后的含义。

事情竟荒诞不经地发生了。那人站起身走到他桌边。

“和你搭个伴可以吗？”那人道。从口音中可以断定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尽管詹纳已然难以掩饰自己的猎奇心理，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直觉告诉他这事似乎有点蹊跷。但这位只有他一半年纪、古怪的美男子令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顾不得那些疑虑，伸出右手。“请吧，想喝一杯吗？”

“好极了，如果可以的话，来杯葡萄酒。我叫巴鲁克。”

“休·詹纳，很高兴认识你。”

巴鲁克自我介绍说他是瑞典新闻记者。随后他又悄悄地说他今晚住在伦敦，不过目前还没有订到旅馆房间，旅行皮包现在还放在行李寄存处。

詹纳马上答应为巴鲁克提供住处，慷慨得连自己也感到吃惊。淡黄发年轻人开始还有些犹豫，但詹纳一再坚持，声称他的房间离这里只有几条街区，那人终于同意了詹纳的邀请。巴鲁克把手轻轻地放在詹纳手背上，做了一个爱慕、感激的表示。

詹纳顿生一种强烈的亲昵感，但他还是迅速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他像个准备检阅部队的殖民地官员似地笔直站定，双手放在背后，然后躬着背巡视了一下楼上楼下，看是否有人注意他们。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心情悄声告诉巴鲁克，决不可在这个小酒店里做这种无顾忌的举动。

“留点儿神，要知道……我们这儿可不能像你们在瑞典那么随便。”

他们很快离开了酒吧，取出巴鲁克的旅行袋，一起走进雾气迷漫的夜色中。

来到詹纳住的奥尔巴尼公寓，巴鲁克跟着他爬上三楼。

詹纳站在门口喘了几口气，匆忙地从胸前衣袋里掏出一个龟壳制的药盒，取出一粒白药片放进嘴里嚼起来，嘴角上冒出一个很小的白泡沫。

“你觉得怎么样？”巴鲁克关切地问。

“有点心绞痛的感觉……”詹纳说，他打开装饰华丽的大门，同巴鲁克走了进去。

走进这间以深褐色为基调的客厅，一眼就可以看到头顶上挂着一盏硕大的吊灯，上面一串串犹如蜘蛛网般的水晶饰坠，闪烁着调情的光点。詹纳请巴鲁克在绿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沙发旁摆着两只高背丝绒椅。壁炉面饰上摆放着一排雕塑和人物塑像，两边还各支着一只巨大的象牙，格外醒目。

“喜欢吗？”詹纳问。

巴鲁克犹豫了一下，闻了闻他衣领上戴着的一支红色麝香石竹花。“我只觉得有点吃惊。”他说着，瞥了一眼利希滕斯坦^[注1]画的一幅手、脚后跟缚在一起的油画。“相比之下……屋里这装饰和你的衣着太不协调了。”

“喔，是这样。部里人都这种打扮。我们只能入乡随俗……这才是真实的我。”詹纳指着房间说道。

“不过，那幅画的确和整个房间的风格不统一。”巴鲁克指着一幅油画说，这幅画画着一位18世纪贵族打扮的男子正在为一群穿着入时的女士弹奏鲁特琴。

“噢，那是华托^[注2]的画。有些特别，是吗？”詹纳问。

[注1] 利希滕斯坦（1923— ）：美国画家，流行艺术运动的先驱。

——译注

[注2]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属法国宫廷罗可可画风。

——译注